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 
第三八九回 使雙鉤敗走黃天霸 設妙計暗算竇耳墩

話說竇耳墩提鉤上馬，衝下山來，早見黃天霸立馬以待。黃天霸一見竇耳墩出來，大怒喝道：「該死的匹夫！大膽的強盜！不思悔過，反要移害於人。擅盜朝廷的御馬。咱老爺今日到此，還不早早下馬受縛，難道真要與老爺比試麼？」竇耳墩聞言，也大怒道：「好雜種！你休得多言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你若贏得咱老子手上的雙鉤，咱老子自然將御馬交出，讓你去朝廷立功；若贏不得咱老子的雙鉤，不但休想御馬，還要使你磕個四方頭，方饒你性命。若道半個不字，休怪俺老子無情，將你擒獲上山，替那黃三太送死。好小子！你快放馬過來便了！」黃天霸聞言，「哇呀呀！」一聲大喝，因罵道：「咱老爺若不將你這無恥的老匹夫捉住，碎屍萬段，誓不為人！」

說著將馬一拍，飛縱過來，舉起一刀，直望竇耳墩劈面砍去。

竇耳墩一見，黃天霸舉刀砍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來得好！」說著將右手虎頭鉤一起，就向天霸的刀上來迎。天霸也知他的雙鉤厲害，哪裡能將手中刀給他的虎頭鉤搭住？隨即將刀向懷裡一收。竇耳墩一刺落空，不曾將天霸的刀鉤住，當下即飛起左手的鉤，向天霸刺來。天霸見這來勢甚猛，即便將馬向旁邊一領，那馬從竇耳墩身旁擦過。天霸就回身反手一刀，向竇耳墩連肩帶臂砍下。竇耳墩說聲：「不好！」趕著將左手鉤向裡一收，又將右手鉤向背後來迎天霸。天霸已打定主意：「任你雙鉤厲害，我總不與你對面交戰，專在你背後亂砍。難道你有後眼，可使雙鉤麼？」天霸見竇耳墩已回轉身來，左手鉤刺到，天霸也不去迎接，又將馬一拍，從竇耳墩右側閃躲過去，趁勢又是一刀，直向竇耳墩右肋下刺進。竇耳墩道：「好小子！來得好！」說著就將右手的鉤，向天霸的刀上一磕，準備碰上去，就這一絞，哪怕你刀法再厲害，總要被它絞落下去。天霸見了這鉤磕將下來，知道他要來續刀，便又將刀向懷中一收來，竇耳墩的鉤落空之時，復一刀認定竇耳墩胸前刺到。此時竇耳墩右手的鉤不及來迎，只得將左手鉤復又來迎。天霸這一次又未刺中，他的鉤復又刺來。天霸暗想道：「我與他如此戰法，怎能贏得他的雙鉤？不若冒險與他試一試看，單看他雙鉤怎樣厲害。」主意已定，一面將鉤讓過，一面喝一聲道：「竇耳墩你這老兒，看你老爺的刀罷！」說著就一路花刀砍進去，只見前八刀，後八刀，左八刀，右八刀，上下又是八刀，真個是舞動如飛，大有神出鬼入之妙。竇耳墩也就前後左右，上下遮攔隔架，迎接他的花刀。在天霸滿想這一路花刀殺進，總可傷及竇耳墩一處；哪裡知道竇耳墩的鉤法，實在厲害，不但不能傷他，而且無懈可擊。在竇耳墩初以為他藏閃躲避，不敢與他左右爭鬥，只道他有名無實，今見他舞出花刀，暗暗有些驚訝！雖然自家鉤法卻是精妙無匹，唯花刀一層，不能過於藐視，若偶然大意，不免即為所敗。因此也就格外留神迎敵。兩個人全有用意。等到天霸一路花刀使完，你也不曾將我刺傷，我也不曾將你打敗。

此時天霸殺得興起，準備與他死戰，偏要勝他的雙鉤。因大吼一聲：「竇耳墩你這老雜種！咱老爺不願你在馬上相鬥，你敢下馬步戰麼？」竇耳墩聞言，正中心懷——你道這是何故？

原來馬戰，雖然得勢，卻不比步戰靈便。步戰身縱躍跳，自由便利。馬戰任你身軀靈活，總不能如步戰便捷。因此竇耳墩正中心懷，當下說道：「好小子！你要步戰，咱老子還懼你不成？」

說著就跳下馬來。黃天霸見他下馬，自己也即跳下，站立身軀，放開架路，隨即一刀向竇耳墩刺來。竇耳墩也就接住。兩人一來一往，又殺了三〇餘個回合。忽見天霸一刀砍去，竇耳墩將雙鉤一接，不知不覺這左手的鉤已將天霸的刀搭住，趁勢向懷裡一拉。天霸說聲：「不好！」知道自己的刀已被他鉤住，因急向懷中來拖，居心將他的鉤拉斷下來，便可將刀收回。哪裡知道正在用盡平生之力，與竇耳墩奪刀，又見竇耳墩左手鉤又到。

天霸心中暗道：「此時若欲勝他，斷斷不能，不如使他上個小當，後再設法。」因將手一鬆。竇耳墩出其不意，咕咚一聲，栽倒在地。天霸見他跌倒，便趁著搶進一步，一面取出鏢來，準備去打。哪知竇耳墩雖然跌倒，並未昏迷，還是刻刻留神，防備天霸暗算。此時已看出破綻，趕將身子爬起，一撒手，早將手中的鉤拋了過來。天霸不及提防，小腿上早被著了一鉤，所幸不曾著肉，係將靴統子鉤住。天霸連說：「不好！」急急將小腿望後一縮，那靴統被鉤下一段來。黃天霸手無寸鐵，不敢戀戰，只得撒腿就跑。

朱光祖等遠遠的見天霸敗下，趕著追過去，給他將馬圈住。

天霸上馬，一齊敗回客店而去。竇耳墩大獲全勝，心中好不歡喜。也不再追趕，率領眾嘍囉回山。且說黃天霸等敗回客店，眾人下馬，進入房間。朱光祖首先問道：「老賢姪你中了他一鉤，曾傷及哪裡？」天霸道：「幸不曾傷及皮肉，但將靴統子鉤去半截。」朱光祖道：「還是不幸中之大幸！若傷及皮肉，那可真費事了。」天霸道：「果然這老兒雙鉤厲害，怎樣想個法兒，去破他雙鉤？」朱光祖道：「他雙鉤一日不破，這竇耳墩一日難除，御馬一日不能取回。可是要破他的雙鉤，實在不甚容易。別樣兵刃他可許你近身，獨有雙鉤只准他鉤人，人卻近身不得。」天霸道：「便如何是好？」朱光祖道：「也實在沒法。」關太道：「何不也學黃老伯父，不與他比試兵刃，明日約他比試拳腳。若勝得他，就叫他，將馬交出；否則群起而攻之，將他打死，可將那御馬取出來了。」朱光祖道：「關賢弟！你只知道與他比試拳腳，可知從前他上黃老英雄的當，現在再要如此那樣，他也不肯與你比試的。」計全道：「既如此說，難道一日不能破他雙鉤，就一日取不出御馬；若一年破不了雙鉤，這御馬就不去取了不成麼？」朱光祖道：「咱卻有個主意在此，但能成功，不但御馬可取出來，就是竇耳墩那老兒也可擒獲。

但恐一次不行，又恐他防衛甚密，更怕他收藏地方咱不知道。」

計全聞說此言，忽然大喜道：「朱大哥能如此辦法，那就妙了。」

黃天霸在旁雖聞此言，卻不知是何意見，因急急問道：「朱老叔！你究竟是什麼主意？快說明了罷！免得使人怪氣悶的。」

朱光祖道：「老賢姪！你不可不必著急，任那老兒雙鉤厲害，咱都要聊施小技，將那老兒收服過來，以助賢姪立此大功。非是咱故意誇口，那老兒不過仗著那雙鉤，除去雙鉤，那老兒就無依靠了。」畢竟朱光祖如何用計破他雙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